



潘國森

香港基督宗教默許仇警？

上文筆者將二零一九年香港的超大動亂命為「小孩暴動」和「螞蟻革命」，又提到造成今天有這麼一大票香港年輕人言行乖張，很大程度是受了政商、學校、宗教、法律和傳媒五大界別重量級人物的影響。

近日商界都陸續表態譴責示威暴徒的暴力，政界方面，鐵桿的反對派政棍誓言不「割席」，這是在漢末大德管寧與華歆「割席斷交」的故事，香港許多人都喜歡引用。積極參與暴動的一些大學師生、個別法律專業人士和偏頗的傳媒卻以「雙重標準」反過來譴責香港警察在這兩個多月過度使用武力，對暴徒到處刑事毀壞公物和對異見者行私刑則視若無睹。最應該發聲的宗教界卻還未譴責暴徒的違法惡行和暴力，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在討論香港政事的時候，講「宗教界」其實等於在說「基督宗教」。廣義的基督教包括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香港人說的基督教較多指此）和對香港影響不大的東正教。天主教由香港教區管理，基督新教的教會則不相從屬，聖公會則是英國國教，在香港該是影響力較大的基督新教教派。至於香港其他宗教團體和信眾都沒有積極「參政從政」，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和孔教都如是。

香港社會現時出現最大的失德行為，毫無疑問就是示威者的仇警辱警襲警惡行。近時香港示威者已演化成很可怕的一種動物，起初在六月份白天遊行示威時表現和平守法，到了晚上留下來的都變成破壞公共安寧的妖魔。到了八月，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肆無忌憚地

搗亂！有數量可觀（significant）、但未必是大多數的香港人忽然仇警，筆者曾多次強調，都是歸咎二零一三年的「林慧思辱警事件」打響了辱警的第一槍！

林慧思當時是天主教實血會培靈學校的教員，她在旺角街頭涉嫌干擾警方執法，還罵了中英文髒話，事後得到整個反對派陣營的大力支持，就是政、學、教、法、媒五個界別都有大量名人保駕護航。

這回二零一九年「小孩暴動」、「螞蟻革命」，我們又見到基督宗教所辦的學校出了仇警教員。二零一三年林慧思只是針對一小隊執法人員，用廣東人最具惡意挑釁和刻毒攻擊的一句髒話辱警，「翻譯」成現代漢語大概是「強姦你阿媽」。今回「教會學校」教員則是「無差別」地攻擊所有警員。先有嘉諾撒聖心書院（香港天主教嘉諾撒仁愛修會創辦）的教員賴德鐘公開狂言「黑警死全家」，所謂「黑警」是近時暴徒對所有香港警察最常用的侮辱用詞，全家針對不止一人，而是不論男女老幼！再有香港華人基督教聯合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的嘴更毒，具體「祝福」警員子女「過唔到七歲」（「過唔到」即「活不過」）和「死於非命」！

若按所謂「國際標準」，中小學教員有一天公開散播仇恨言論，明天就不用再上學，必被開除！

到八月下旬，還未見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署理湯漢樞機和香港聖公會鄭保羅大主教，對香港地區有教會學校教員惡意恐嚇警隊及家屬有一言半語的批評或勸止，更不要說譴責了。

湯樞機和鄭大主教能說一兩句公道話嗎？ **暴動的亂後重建（二）**



思旋天地

留下愛放下恨

夏去秋來，立秋已過了不日了，然而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在內，天氣還是酷熱得很。香港人常說的「秋老虎」今年特別勇猛，實在令人受不了。

兩個多月來，無論政治或經濟都像「秋老虎」一樣，使人受不了。尤其在香港所發生的反「逃犯條例」修訂事件，社會上不同政見和立場的人都議論紛紛，爭吵不斷。以暴力行動令社會深感不安，沉默的大多數終於也群起反對之，尤其是各大商會、各大政要 and 商界人士紛紛公開反對暴力的聲音，響徹雲霄。老實說，亦引起世界各地對香港發生事件的言論，令人不安。

時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即將來臨之際，香港愛國愛港的社團，紛紛籌備迎接慶祝節日的到來。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日前假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大禮堂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文藝經典大匯演。千餘嘉賓雲集，欣賞數百演出者的精心表演，彰顯對祖國的歡欣情懷。最令觀眾驚喜的是其中表演者有7至12歲小朋友，藝驚四座，惹來掌聲不絕。據大會統籌人芬姐表示，這次節目已經錄播了，9月21日在無線財經台播出，將令更多內地同胞與海外人士知悉香港人，特別是香港小朋友對祖國的熱愛之情。芬姐又認為愛國教育必須由娃娃抓起，歡迎廣大讀者觀眾屆時細心欣賞，給予指導意見和批評。

芬姐接受訪問時滿懷感慨地說，用六個字來表達她最近的心情：「留下愛，放下恨」。人生在世，生命無常，我們實在應該珍惜所擁有的。我們留下的愛，愛國家、愛香港、愛家人、愛自己；而我們要放下恨，放下仇恨、放下怨恨，融入社會，大家和諧友好，社會便能夠無暴力，有和平。上周，特首林鄭月娥舉行新聞發佈會，語重心長向市民講出她的心聲和想法。其實，某種程度是回應了某些人士對她的訴求。林鄭決定邀請政教名人建立對話平台，使社會收窄分歧，減少怨聲。另外監督會計劃邀請海外專家協助調查，以收公平與公道。從媒體上看到，我們的特首精神看似憔悴了，令愛護她的市民心痛不已。

時間過得真快，漫長的暑假快將結束，莘莘學子將重返校園，繼續學習了。相信很多「陪太子讀書」的一輩家長將會很忙了。遺憾的是，聽到某些不負責任的聲音，以學生罷課作為壯聲勢的籌碼，將所謂政治鬥爭搬入校園，令人痛心疾首。富有正能量的社會人士都在期望，我們親愛的家長與教育工作者，堅守崗位，不能讓孩子罷課，因為最終損失的，是純真的孩子。



潘金英

傘的隨想

近教詩坊，和少年人講余光中的新詩《親情傘》。余光中九歲時，正值日本侵華，母親孫秀君女士獨自帶他逃難；1958年，孫秀君女士在台北逝世。余光中卻在香港，一直不能見他的母親。

他傳世的新詩《親情傘》，內容講述作者回憶兒時在故鄉，母親於大雷雨下挺着傘護着他，及寫自己已度過大半生後，卻沒有去母親的墳前探望，抒發了作者對母親的懷念之情。讀詩時候，傘的美好意象，觸動我許多豐富的親情聯想。

《親情傘》首段如此寫：最難忘記是江南孩時的一陣大雷雨下面是漫漫的水鄉上面是閃閃的迅雷我瑟縮的肩膀，是誰一手抱過來護衛一手更挺着油紙傘負擔雨勢和風聲母愛情濃，親情心意，借助於一柄油紙傘，母子之間在共撐的傘下，聞得彼此的氣息，母子連心，天地裡變得親暱而狹小，「負擔雨勢和風聲」的母愛護衛相扶，使兒子心裡不驚不懼呢！上世紀七十年代我還沒讀過《親情傘》，可是我心目中，認為傘是母愛親情的重要象徵媒

介，就曾經寫過一篇抒情短文《雨線下的溫情》呢！文中我寫自己的慈愛母親，是愛——母親在雨中向着站在校門口無奈的我奔跑過來的情景，刻骨銘心——母親來了！她成了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美好形象。

是母親的愛——使我在傘下，擋住了密麻麻的雨，呼呼聲的風，在一片風雨裡，許多話語化為無聲的舉動，容心內情緒化為擁抱——我何其幸福！怎會驚慌呢？

儘管雨衣出現了，雨傘依然沒有被生活淘汰，傘成了我們的日常夥伴。雨天下門，我免不得會帶一把傘，遇大雨滂沱也就不至於濕透了。可是，自從傘子不再是雨傘（雨傘原來竟然可被利用作為醜惡尖銳之武器，做違法之罪惡），戴口罩不再是法外法（戴口不再不是醫療用法，變質為模糊面目、隱藏真面目之偽手段），這還未算，「明人不做暗事」——傘下，有人戴口罩遮擋面目，以銳利而尖硬之傘柄端，擊傷人而幹見不得光之勾當！罪惡，竟然可因傘之名被利用作歹

違法！甚或加以頭盔配合，以遮掩做壞事時的嘴臉惡相，怕被明人辨認和逮捕嗎？難道做正義的事會標示人以真面目？

「往事只能回憶」，我感嘆傘和人的美好聯繫已消失無蹤，許多美好的感情和溫柔的畫面，只能回憶舊時了吧！



徐似心

明日深圳

最近和女兒到深圳按摩和吃晚餐，今年二十四歲的她已對當地十分熟悉，帶着我到處找美食，原來她經常和朋友北上消遣，包括唱K遊玩。我們居住在香港北區，到深圳福田口岸或羅湖口岸才十多分鐘，較出香港市區方便得多。

深圳發展的確一日千里，新建設此起彼落，由於地大，無論是公路、商場、店舖等等都較香港要廣闊，設計也落本，經營多創意，但消費水平相對香港便宜得多。

我對福田口岸和深圳灣口岸的附近區域分外喜歡，尤其是後者，環境舒適，市容設計既有新加坡的椰影處處，也散發著一點點陸風情。

我問在多倫多讀書七年現於香港工作的女兒在多倫多生活還是選擇返回內地，她毫不猶豫地選內地，認為內地朝氣勃勃，經濟起飛，市場龐大，對年輕人來說機會很多。她說加拿大發展太慢了，一段長時間再去，情況也不

會有太大變化，不會錯失了什麼，「我寧願在內地找機會！」她說。

最近中央發佈《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提出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質量發展成為全國典範。此外，深圳將實行更加開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進和出入境管理制度，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港澳居民生活方面享有「市民待遇」，加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

這個消息對香港是好是壞？香港人要更加努力去保持實力。深圳的生產總值(GDP)去年已超越香港，香港人要有危機感急起直追。另一方面，香港人也多了選擇，與深圳和大灣區融合，互惠互利共創佳績，只看大家眼光是否長遠。



深圳大型商場林立，香港人愛前往消費。 作者提供



狸美美

瘋狂補習班

近日，中國兒童中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京聯合發佈了今年的兒童藍皮書《中國兒童發展報告（2019）——兒童校外生活狀況》，當日，「六成兒童參與課外班」登上微博熱搜榜。藍皮書裡那麼多內容，唯補習班話題瞬間脫穎而出，果然是社會眼中「兒童校外生活狀況」是首等大事。

有趣的是，幾乎所有相關新聞的熱門貼都表達著同一個意思：「說少了吧？」、「應該有百分之吧？」、「我身邊的人無一漏網」……事實上，小理也有同樣感受——朋友圈裡所有「適齡」的娃，幾乎沒有一個不在參加這樣或那樣的課外班。而此處的「適齡」，指的是從剛出生到高三；「這樣或那樣」，指的是因家庭經濟條件而有所區別的輔導項目以及它們當中暗藏的鄙視鏈。當然，報告較低的數字可能有它的合理性，因為其調查對象為全國10個城市和農村的14,874名幼兒童、小學和初中階段3-15歲兒童或家長，這裡面並不包括早教和高中階段的學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調查對象包括農村學生人群，而依據媒體之前的報道，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曾於去年表示，據估算北京學生約有70%的中小學生在參加校外培訓。雖然調查樣本不同，但還是可以作個大致參照，即加入了農村學生的數據後，學生整體參與補習的比率並未稀釋很多，因此或可說明即便是「在鄉村」，讓孩子參加課外補習也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

都證明「如今農村孩子補習也不弱」，甚至很多村裡都有補習班，究其原因大致有兩個，一個是農村家長「更希望通過學習來改變現存的這種狀態」；而另一個則是外出務工的家長更願意把留守兒童送進課外補習班「有人管」。

不管怎麼說吧，全國上下都熱衷送孩子「課外用功」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甚至還因此產生了專有名詞——推娃，即推著孩子前進、走向成功之意。關於推娃，無數父母都覺得它是種病，但無數父母又完全無可奈何地含淚屈從，其中尤以中產階級為最。原因很簡單，路面並不寬，別人都在推，你不推你的娃就掉隊，不是成績排名掉隊，而是掉出本來階級的隊。

是，關於這一點，廣大中產們簡直要慮慮死了。如今很多城市的普通高中升學率正愈來愈低，比如深圳去年的實際普高升學率只有46.47%，即兩個孩子裡都不見得能有一個考上高中，另一個就要去唸職高或者技校。面對這根獨木橋，有錢人家可以瀟灑地拿金錢開路，考不上公立咱直接私立然後出國唸；窮人家也有不錯的優勢——國家針對貧困學生有專門的扶助政策，各種錄取分數會相當傾斜。唯獨不尷不尬的中產，兩頭靠不上。而這些中產，很多都是原本985（內地一流大學）的夫妻倆通過打拚多年好不容易在城市落腳然後勉強獲得，而他們的孩子，卻有很大機會成為職高學生，然後分分鐘掉下好不容易爬上來的階級——要知道，內地的中產和貧民之間並沒有太遠的距離。

所以，除了「拚了」，還能怎樣？除了「瘋狂」，又還能怎樣？



傅昱

有一種水墨叫徽州

有一種水墨叫徽州，時光是徽州的一點點淡墨，清水淡墨，漸漸淋漓在古城的眉目和肌膚上。古徽州府轄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因地處皖南，與浙贛交界，古徽州的村鎮大都沿河而建，依山成形，傍水取勢，獨成氣質。這正是「恍恍世，一簾清幽夢，一窗碧瀾一輪月」。

一座座氣勢恢宏的牌坊，矗立在碧水藍天中，靜默在蒼煙夕照下。遙想當年，富足的徽商曾將古老的文化歷史——熔鑄在黑白兩色之中，黑得堅決，白得透徹，那是怎樣一種狀態。在徽州，歷史的陳香——像矗立着的人性豐碑，倔強而樸素，一瞬間，你彷彿走進明晃晃的光陰皺紋裡去了。

徽州素有「粉牆黛瓦馬頭牆」的美譽。「粉牆黛瓦」的諸多建築，像似不多言語的老者，卻閱歷萬象，閃耀著智慧的光輝。而每處建築獨有的「馬頭牆」，要高於山牆和屋面的高度，以牆面中點為中心，呈對稱結構，體現出儒家中庸之道和講究規矩的禮制。

其造型酷似「馬頭」，線條穩定富有秩序，動靜結合；遠望望靜謐村落，猶如諸多馬頭牆連在一起，萬馬奔騰，竟給人一種動感之美。馬頭牆的邊簷黑白與整面白牆，猶似鋼琴的黑鍵與白鍵，疏密虛實、高低起伏、起承轉合，奏響了徽州建築優美的旋律。恰「一夫當關」的馬頭牆，封山火、防颶風、遮驕陽；可「馬頭」也是臥簷牆，女主人常獨居盼夫歸，揮鐵塵、臥蓮房、醉娉婷、農雲衫。月扣西窗剪小調，香台墨暗雪無瘍。

粉箋揉碎，相思邀墨舞，最是歙硯好，徽墨甲天下。歙硯尤以婺源與歙縣間龍尾山下的澗石為優，落紙如漆，色澤黑潤，經久不褪，紙筆不膠，香味飄逸，只是如今此類硯石已奇缺。古徽州的代表元素，

不僅是手工的寶墨真紙，還有許多沉浸在微雨中莊嚴樸素、天長地久、保存尚好的村鎮人家。古橋青苔流水淡，岸邊紅葉了芬芳，情有千千結，愛有綿綿長，寂寞歲月最柔腸。其實，心靈的泉水，至今還在靜靜地流淌。小巷的木雕小店裡，老藝人總是戴著花鏡低頭刻東西，古樸雅致，詩意幽幽，彷彿挽著歲月的裙角，將思緒拋擲到雲端去了。當然，還有手捧青花瓷碗的老婦人慢慢走過，瓷碗裡泊著白嫩的豆腐。再看，一枝淡黃的凌霄花從斑駁的圍牆上探出頭來，世間的一切安然靜美，都在徽州的空氣裡——流轉開來。

可是，宏村的潺潺溪水不盡是明麗，待到蒼茫四起，是否還能激起鄉愁的大霧呢？歸婦、烈女、忠臣、孝子，一個個影像緩緩地繚繞在黑白兩色之中，彷彿有很多話要說。待到天落小雨的時候，濕了牆瓦屋簷，歲月的蒼苔也似在獨自嘆息。而今日的徽州女子，用細密的步履撐一把雨傘，一路滴濕了腳下的石板路，心中恍若得悟，連綴起來竟像極一闕宋詞。

走進徽州老宅，木門、樞聯、天井、大缸、浮萍、睡蓮，傳達著積善、讀書的禮儀，有從容入世、清淡出塵之妙；廂房的花窗刻有「義之戲鵝，淵明愛菊，和靖愛梅」的典故，千百年的詩書都活在美輪美奐的木雕裡；後院蕉肥石瘦、碧水紅魚，紫微正開得爛漫，是否曾有紅頂商人與其如花美眷在此品茗賞月呢？

雖聽不到古徽州月白風清、雋水綿長的悠揚歌吟，但那種真正氣沉丹田的聲音，那種動人心扉的盼望與堅守表情，讓我恍惚間生發一點點歷史的醉意。如是，意合了徽州，便可以有幸隔著一個仰望的距離，一路看遍戲台，可以值鐘鼓與二胡敲擊，拉響的當兒，閉上眼睛，回憶起徽劇的韻腳，歙硯的儒雅——有時圓婉超然，有時縱橫飛揚，有時左右開張，有時禪意芬芳。

奇松、怪石、雲海、水墨、磚瓦，煙鎖重鎮，霧籠山巒，這一幀幀的風月回憶，這一圈圈密合彌連的春夏年輪，從水口悄然滴到足下，由沙堤寂寂滄桑百年。是誰在雲路上輕拂翠柳煙塵，紅塵何曾老，傾心長相隨，卻不知淚眼早已朦朧。慢慢踏進小巷，「黟縣青」石在腳下鋪開，它的奇特在於平日裡顯青色，遇雨則為濃黑色。此時，剛下了一場雨，黟縣青像一筆散發著醇香的濃墨，把徽州獨有的文化一路灑灑開來。

空氣裡尚有氤氳的水汽，一汪溫和而平靜的湖水裡，倒影著不老的青山，仕途家業、深居高院，這曾是誰人、何時天下笑傲？明月松間，清泉石上，淡然品茗，一縷馨香，盛世繁華，怎叫我笑醉一回？前塵舊夢，若眼前水間鱗次櫛比的徽州民居，心卻卻是一葉輕舟——蕩起一片漣漪。

湯顯祖有詩曰：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徽州的風雨滄桑，總在趁人不備時，悄然旋轉。徽州黛瓦粉牆，煙蘆雲樹，小橋流水，一步步走去，曲徑通幽。徽州的

水榭長廊，石雕池塘，庭院深深深幾許。所有這些，都印證了徽州古老窗櫺裡的優雅和寂寞，真有「一任階前雨，點滴到天明」的意趣；須臾之間，徽州雨夜滴下來的彷彿不是雨，而是淡淡的墨了。

有這樣一種水墨，似沾花淺笑，如幻輕籠，悄然滴落紙面，風過花飛香如故，魂牽處寂寞如是這般。歲月的燈影搖曳，滄桑年華已暗換流年，墨跡深深淺淺，恍若一回眸就是一癡念，染了素箋。何須愁怨，穿越牽絆，淡看雲飄風起，煙雨徽州看不厭。徽州之美，美在水墨。徽州古井裡記錄著過往的喧囂與岑寂，徽州是一部古書，氣閒神定，一幅木雕、一闕宋詞、一杯淡茶、一簇花開、一輪明月，都是一卷水墨丹青……有一種水墨叫徽州，那是文化的水墨，歷史的水墨，境界自成的水墨，人心聚散的水墨，風姿搖曳的水墨。



劉征

隱退的藝術

Gucci今年早春推出了一款彩色運動鞋，叫Gucci Distressed leather sneaker（網眼皮革運動鞋）。鞋型來源於上世紀70年代經典運動鞋的靈感，條紋、皮革加橡膠底。兩側的尼龍條紋織帶有「紅綠」和「紅藍」兩種配色。不過這不是重點，這款鞋最引人矚目的是設計師對整個鞋面進行了做舊處理，所以整個鞋初看上去有點髒兮兮的。不過到目前為止，這款鞋相當成功，儼然已經變成這個夏天的一個時尚標杆。

很多人把這種成功看成是消費者對前衛和叛逆的追求，把做舊理解為對傳統價值觀的挑戰，以刻意顯與眾不同的生活態度。套用這個理解，當然可以對標許多針對年輕人的品牌，比如同為意大利的Diesel，就是反傳統的。他們的設計最注重面料的油污感和硬度，以激發男性身上潛在的荷爾蒙。為了達到這種效果，Diesel的衣服經常看上去有很多不均勻的色斑，骯髒而富於野性。牛仔衣的版型更是注重貼身，襯托著身材的線條。有

時，連褲襠拉鏈也會刻意拉長外露，走起路來一晃一晃，凸顯着性的指引。

Gucci的小髒鞋顯然不會有這樣的效果。它非但無法張揚個性，反而相當含蓄。以一種默默無聞的方式緩解著新鞋上腳那一刻產生的焦慮。這種焦慮來源於人與物尚未合一時的不習慣。因為一雙新鞋，無論是嶄新的顏色還是硬挺的造型無不提醒我們它們的存在。走出家門的那一刻，陽光的反射讓我們更感不安，似乎自己全身的焦點都集中在在了腳上，生怕因此而吸引別人的注意。直到鞋子穿過一次，這種難耐才得以紓解。

所以，小髒鞋就像一個心理學實驗，讓我們跳過了這個穿鞋的心理過程。固然它依然有新鞋的觸感，但至少看起來是平凡的。尤其一想到著裝一半是為了自己，另一半是為了別人，做舊的心理安慰效果就更明顯了。正如心理學家Angela Bahns所說：「鞋子太乾淨，可能給人過於謹慎、焦慮以及保守的感覺。因此鞋子髒一點，或許能展現出你鬆弛、平靜、自由的一面。」忽然想起紅樓夢當寶玉初見黛玉一節。當

時寶玉剛從外面回來，就徑直去換了舊的便服來見黛玉。為此還受了賈母輕輕的一句寵溺的責備：「外客沒見就脫了衣服。」表面看來，這個情節似乎閒筆，但它有個妙處，可以瞬間將外面世界的客套和距離感摒棄掉，換上最親密的家居生活。這其中的關鍵就是曹雪芹營造出的自然與舒適。顯然，小髒鞋的設計師也懂得這個心理，他知道人是矛盾的動物，既喜歡新舊，又懼怕絕對嶄新的東西。因此，儘管為了將作品做舊，他會精心地打磨、洗水和上色，但他並不提這些，只是期待著這雙鞋子完成一種叫做隱退的藝術。

這個術語曾經出現在《憶憶憶憶憶憶》當中，普魯斯特用它來讚揚沙龍女王奧黛特和維爾迪蘭夫人的交際術，認為她們之所以能夠舉辦成功的沙龍，就在於她們都懂得凸顯來客，自己則保持半隱半現。於無聲處，小髒鞋也隱這種社交術的一種隱喻。設計師將他關於隱退的理想變成一種做作，這種做作既有社交氣，又有藝術性。讓昂貴、善解人意與藝術混為一體。